

平

濠

記

錢德洪
輯

中
華
書
局

平
濠
記

此據學海類編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平濠記

明 錢德洪緒山輯

初，贛州在官吏書門阜，及在門軍民陰陽占卜，皆與賊通。日在官府左右調戰，不待言出于口。凡意向顏色之閒，賊必先知之。公知其然，在此則示以彼在，彼則示以此。每令陰陽擇日者占卜，或已吉而不用，或欲用而中止。每勵兵蓐食，令俟期而發，兵竟不出。其後一出而成功。

公至豐城，聞濠變，亟欲遯流趨吉安。舟人聞宸濠發千餘人來刦公，畏不敢發。以逆流無風爲辭。公密禱于舟中，無何北風大作。舟人猶不肯行，拔劍誡其耳。遂發薄暮，度勢不可前，潛覓漁舟以微服行。留麾下一人，賊已冠服在舟中。濠兵果犯舟，而公不在。欲殺其代者一人，曰何益。遂捨之。故追不及。是夜至臨江，知府戴德孺喜甚，留公入城調度。公曰：「臨江居大江之濱，與省城相近，且當道路之衝，莫若吉安爲宜。」又以三策籌之曰：「濠若出上策，直趨京師，出其不意，宗社危矣。若出中策，則趨南都，大江南北亦被其害。若出下策，但據江西省城，勤王之事尙易爲也。」行至中途，恐其速出，乃爲間諜，假奉朝廷密旨，先知甯府將反，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、秦金及南京兵部各命將出師，暗伏要害，以俟襲殺。復取優人數輩，各與百金以全其家，令至伏兵處所，飛報竊發日期。將公文各縫置衿衣絮中，將發間，又捕捉僞太師李士寶家族至舟尾，令其覘知。公卽作怒，牽之上岸處斬。已而故縱之，令其奔報。宸濠遽獲優人，果于衿衣絮中。

搜得公文，遂疑不發，逾數日，公調度已定，乃移檄遠近，募濠罪惡，始悟爲公所欺。公既拔南昌，知濠兵將還救，遣伍文定、邢珣、徐坤、戴德儒，共領精兵五百，分道迎擊，出其不意。濠亦先使精兵千餘人，從間道欲出，公不意，攻復省城，偶遇于某處，我兵失利，報至，公怒甚，欲以軍法斬文定等。自帥兵親戰，或以敵鋒方交，若卽斬之，兵無統領，俟各奮勵以圖後效。明日，各帥兵奮死以戰，大敗之。

此事年譜不載，以爲先生失計也。何所失？不料濠亦取間道，出奇兵也。然能不以小衄挫氣，反因而激勵其麾下，轉敗爲功，則是卽短見長，而可以垂法于行師矣。

江彬等初至，公往見，彬輩皆設席于傍，令公坐。公作爲不知，遂坐上席，轉傍席于下，以坐彬輩。彬輩銜之，出語誚公，公以常行交際禮諭之。左右皆爲公解，遂無言。公非爭一坐也，恐一受節制，則事機皆將聽彼，而不可爲矣。

公見張永與之語，知其忠，以濠付之，復上捷音，以爲宸濠不軌之謀，已逾一紀。旬月就俘，皆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略所致。以此歸功總督軍門，以止上江西之行，稱病淨慈寺。永在上前，備言公盡心爲國，及彬等欲加害意，旣而公赴召，奔龍江，關忠等又阻之，使不見，公乃以綸巾草服入九華山，永聞，又力言于上，曰：「王守仁實忠臣，今聞衆欲爭功，欲并棄其官人，由修道，緣是上益信公。」

此條載年譜中，然歸功總督，則止駕中倫綸巾野服，則果止中慮，故永得因以進言而解上疑。此譜所未及詳也，併著之。

公於豐城聞變時，參謀雷濟、蕭禹在侍，相與計議，恐宸濠徑襲南京，遂犯北京，欲使逗留半月，遠近聞知，自然有備無患。乃假寫兩廣都御史楊火牌云：爲機密軍務事。准兵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咨，俱爲前事。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，齊往江西公幹。的于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，仰沿途軍衛有司，照數預備糧草，伺候支應。若臨期缺慢，定依軍法斬首。意示朝廷先差顏等勘事，已密于兩廣各處提調兵馬，潛來襲取宸濠，將發開。雷濟問曰：甯王見此，恐未必信。曰：不可信，可疑否？對曰：疑則不免。公笑曰：得渠一疑，彼事去矣。既而歎曰：宸濠素行無道，殘害百姓，今日雖從逆者衆，必非本心。徒以威劫利誘，苟合一時耳。縱之前去，我以問罪之師，徐躡其後，順逆既判，勝負預可知也。但賊兵早越一方，民命殘一方，民命虎兕出柙，收之遂難。爲今之計，只是遲留宸濠一日不出，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。遂密遣乖覺人役，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。壕果疑懼，十八日回至吉安。又令濟等假寫南雄、南安、贛州等府報帖，日逐飛報府城，打入省下一，以動搖省城人心。一以鼓勵吉安致義之士。又與濟等謀，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：提督軍務都御史王，爲機密軍務事。準兵部咨，本部題奉聖旨：許泰、卻永分領邊軍四萬，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撲南昌。劉暉、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，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，分襲南昌。王守仁領兵二萬，楊旦等領軍八萬，奉金等領兵六萬，各從信地分道並進。刻期夾攻南昌，毋得彼此先後。此後本職先往福建公幹，因遇甯王之變，見已退往吉安府起兵，今遵前敕，候兩廣兵齊，依期前進外，看得兵部咨到緣繇，皆是先發制人之謀。當時必以甯王兵未舉動，今其兵已出，約亦有二三十萬。若北來官兵不知的信，有慢事機，以本

職計之。若甯王堅守南昌，擁兵不出，官軍遠來，天時地利，兩皆不便，恐難猝圖。須按兵徐行，或分兵先守南都，候其已離江西，然後或遮其前，或擊其後，使之首尾不救，破之必矣。今甯王主謀李士實、劉養正等，各有害密寄本職，賊將凌十一、閔廿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遞狀，皆要立功報効，可見甯王已是衆叛親離之人，敗必不久。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，其先鋒八萬已到贛州，湖廣起兵二十萬，其先鋒六萬已到黃州，本職起兵十萬，先領二萬屯吉安府，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，亦不下一萬，共計見有十一二萬，盡已足用。但得甯王早離江西，必有內變，因而乘機夾攻，爲力甚易。爲此備開緣由，煩請酌定一應進止機宜，選乖覺曉事人員同差去人役，星夜回報，寫成手本，令濟等選慣能走遞家人，重與盤費，以前事機陽作實情，備細密切說與令渠潛蹤隱跡，星夜前往南京及淮楊迎接官兵，又令濟等尋訪素通宸濠之人，厚加結納，令密報甯府宸濠聞知，大加賞賜，差人四路跟捉，果獲手本，將差人拷問詳悉，當時殺死。因此又疑劉李不信其謀，又與龍光計議，假寫回報士實書云：承手教，足見老先生報國本心，始知近日之事迫于不得已，身雖陷于網羅，乃心罔不在王室也。所諱密謀，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，又得子吉同心協力，當萬無一失矣。然幾事不密則害成，務須待機而發，不然恐無益于國，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累。又區區心所不忍也。況今兵勢四路已合，只待此公一出，便可下手。昨凌閔諸將遣人密傳消息，亦皆出于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，但恐此三四人皆是粗漢，易有漏泄，須戒令慎密，又曲爲之防可也。日畢即付丙丁，知名不具，與養正亦同。兩書既就，遣雷濟設法差遞士實、龍光設法差遞養正，各差遞人皆

被宸濠殺死。宸濠繇是愈疑劉李。劉李亦各相疑。不肯出身任事。又遣素與養正交厚指揮高睿。致書養正。及遣濟禹引誘內官萬銳等。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等。皆反間之謀。又多寫告示。及招降旗號。開諭逆順禍福。及寫木牌等項。動以千計。遣雷濟、龍光、蕭禹、王佐等分行賊壘。潛將告示粘貼。及旗號木牌。四路標插。又先張疑兵於豐城。示以欲攻之勢。又將養正家屬在吉安者。厚加看養。陰遣其家人密至養正處。傳遞消息。亦皆反間之謀。初宸濠謀定六月十七日出兵。自於二十二日在江西起馬。徑趨南京。謁陵卽位。遂直犯北京。因入前關。不敢輕出。十七等日。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。而自留省城。賊兵候濠不出。亦各疑懼。久駐江湖之上。師老氣衰。又見四路所貼告示。及插旗號木牌。人人解體。無心攻鬪。其後濠探知四路無兵。前項事機已失。兵勢已阻。人馬已散。多有潛來投降者。濠至七月初三日始出兵。距初擬之期。果逾半月。及事平。報捷疏內。一切反間之計。俱不言及。亦以設謀用詭。非君子得已之事。不欲明言示人。當時若使不行反間。甯王必卽時擁兵前進。兩京各路何恃爲備。所以使之坐失事機。全是遲留甯王一著。所以遲留甯王。全是謀行反間一事。今日讀奏冊所報。皆可書之功。而不知書不能盡者。十倍于奏冊。濠既就擒。江彬許泰等。恨恨失計。無所洩毒。欲置董元亨與濟禹光等於死地。元亨被執。光等四竄。伺官軍離省。方敢歸家。當時粘告示。插旗牌。皆風雨黑夜。出入賊壘。萬死中得一生。所差行間人役。被濠殺者俱是親信家人。今議者并將在冊功次削去。恐繼此有變。人皆以光等爲鑑戒矣。龍光說

按先生有言。孔子修春秋。于凡陰謀詭計之事。皆削之以杜奸。故平藩用間。不形于奏。不宜于語。門弟

子皆不聞，亦斯意焉。然不著其顛尾，後世將不知反掌取濠之故。雖有忠誠體國之士，或臨事而易視，惟觀其成功者如是，則一切謀計，皆所以濟其忠誠。在他人爲陰詭者，在先生爲變化，隨時而有以發體國之智慧，雖存之以杜奸，未爲不合也。

公應變如神，不可測識。方破省城時，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，莫知所用。及發兵，迎擊濠于湖上，取木牌順流放下。時賊兵聞省城已破，脅從之衆，欲竄無路，見水浮木牌，一時爭取散去，不計其數。翼日，伍文定等方督兵殊死戰，賊兵忽見一大牌，書甯王已擒，我軍毋得縱殺。一時驚擾，遂大潰。濠兵既屢敗，窮促思潛逃，見一漁船隱蘆葦中，濠大聲叫渡。漁人移棹請渡，竟送軍中。諸將尙未知也。

漁人縛送，與捷疏所載頗殊。蓋濠泣別妃嬪之後，遂就漁舟，則知縣王冕所轉使耳。疏中不便詳述，與不載反閒諸謀同意。又蔡文述贛州父老言，濠爲葉芳所擒，當時芳出濠不意之故，濠窮而思遜，雖王冕預備漁舟，伺候縛送，實芳促之之力也。

公在豐城聞變，南風正急，拜天哭告，風稍定。頃之，舟人謹譟回風。濟禹取香烟試之舟上，果然。久之，北風大作，濠遣兵將及夫人公子在舟，公呼一小漁船，自縛敕令。濟禹持米二斗，鰯魚五寸，與夫人爲別。將發，問濟曰：「行備否？」濟禹對曰：「已備。」夫子笑曰：「還少一物。」濟禹思之不得。夫子命取羅蓋，曰：「到地方無此，何以信。」明日至吉安城下，城門方戒嚴，舟不得泊岸。濟禹揭羅蓋以示，城中遂譟慶曰：「王爺爺還矣。」乃開門羅拜迎入。於是濟禹心嘆危迫之時，暇裕乃如此。

曾濟說

甯藩一事。譏先生者有二。曰始通甯府。後知事不可成。從而剪之。又曰甯府財寶山積。兵入其宮。悉取以歸。當時至形諸章奏。有識皆知其必無。而莫悉其無之故。皆知其絕無可疑。而無以破人之疑。余移官入甯。當時故老尙有存者。咨訪累月。乃知先生計慮之深。規模之遠。有非常情所能測也。逆藩當時所憚。獨先生耳。殺之不得。必欲致之。故致倦倦于先生。而先生亦示以不絕。機有所待也。嗣會葉芳。有衆萬人。感不殺之恩。樂爲先生用。先生間示以意。芳叩首踊躍。待報而發。逆藩亦屬意于芳。嘗以厚貲啗芳。芳不卻。有以聞于先生者。先生慨然久之。搏案起曰。今日視義當爲成敗禍福不計也。及起兵。芳密使人告曰。吾以款彼也。今日之事。生死惟命。先生大喜。卽攜以往。鄱湖之戰。逆藩望芳來。芳乘之遂就擒。大難之平。芳實有力。先生語芳曰。吾請于朝。以官償汝如何。芳叩首曰。芳土人不樂拘束。願作富家翁耳。先生遂入宮。爲所有以獻。餘以予芳。滿其欲焉。藝文記

文非先生門下士。本惟信先生之心。兼欲使天下皆白先生之迹。又欲使後世識制叛之機。用夷之妙。文亦有心人哉。

德洪昔在師門。或問用兵有術否。夫子曰。用兵何術。但學問純篤。養得此心不動。乃術耳。凡人智能。相去不甚遠。勝負之決。不待卜諸臨陣。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。片與甯王逆戰于湖上。南風轉急。而命某某爲火攻具。是時前軍正挫卻。某某對立觀視。三四中告耳如弗聞。此輩皆有大名于時。平日智術。豈有不足。臨事忙失若此。智術將安所施。又嘗問鄒謙之曰。昔先生與甯王交戰。時與二三同志坐中。

軍講學。諜者走報前軍失利。坐中皆有怖色。先生出見諜者。退而就坐。復接緒言。神色自若。頃之諜者走報賊兵大潰。坐中皆有喜色。先生出見諜者。退而就坐。復接緒言。神色亦自若。又嘗聞陳惟謨述薛尚謙之言曰。昔見有侍于先生者。自稱可與行師。先生問之。對曰。某能不動心。曰。不動心可。易言耶。對曰。某得制動之方。先生笑曰。此心當對敵時。且要制動。又誰與發謀出慮。又問。今人有不知學問者。盡能履險不懼。是亦可與行師否。先生曰。人性氣剛者。亦能履險不懼。但其心必待強持而後能。卽強持便是本體之蔽。便不能宰割庶事。孟施舍所謂守氣也。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。時時精明。不蔽于欲。自能臨事不動。不動真體。自能應變無窮。此曾子所謂守約也。又嘗聞劉邦采曰。昔有問人能養得此心不動。卽可與行師否。先生曰。也。須學過。此是對刀殺人。事豈意想可得。必須身習其事。斯節制漸明。智慧漸周。方可信行。天下末有不履其事。而能造其理者。孔子自謂軍旅之事。未之學。亦非謙言。但聖人得位行志。自有消變未形之道。不須用此。後世論治。根源上全不講及。每事只在半中截作起。故犯手脚。若在根源上講求。豈有必事殺人而後可以安人之理。某自征贛以來。朝廷使我日以殺人爲事。心豈割忍。但事勢至此。譬旣病之人。且須治其外邪。方可扶回元氣。病後施藥。猶勝立視其死。故耳。可平生精神。俱用在此等沒緊要事上。昔者德洪事先生八年。在侍同門。每有問兵事者。皆默而不答。以故南贛甯藩始末。俱不與聞。先生沒後。搜錄遺書。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。及查對月日。而後五征始末。具見獨于用閒一事。昔嘗槩聞。奏疏文移俱無所見。去年面訪龍光。始獲閒書閒牌書彙。并所聞于諸

同門者。悉彙而錄焉。

平
濂
記

九